

〔日〕  
渡边淳一

著

竺家荣译  
わたなべじゅんいち

# 孤舟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目〕  
渡边淳一

著

竺家荣译

わたなべじゅんいち

# 孤舟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舟 / (日) 渡边淳一著; 竺家荣译.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500-1084-0

I. ①孤… II. ①渡… ②竺…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8233 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4-242

孤舟 by 渡边淳一

Copyrights: ©2010 by 渡边淳一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2014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简体中文版由渡边淳一经由 OH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授权出版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 33000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mailto:bhz@bhzw.com)

书 名 孤舟

作 者 [日] 渡边淳一

译 者 竺家荣

责任编辑 张 越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ISBN 978-7-5500-1084-0

赣版权登字号: 05-2011-166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CONTENTS  
目 录

- 001 | 醒 悟
- 021 | 自 尊
- 039 | 秋 思
- 057 | 夕 阳
- 075 | 去年今年
- 093 | 界 限
- 109 | 空 转
- 127 | 出 走
- 145 | 转 换

165 | 恋爱冒险

183 | 妻子回家

199 | 二子玉川

217 | 追 求

235 | 异常接近

251 | 懦 弱

269 | 真正的自己

287 | 译后记

## chapter 01

### 醒 悟

细密竹帘遮挡的窗户四周已微微泛白了。

天快要亮了，大概五点多了吧。威一郎这么猜想着，看了看床头柜上的圆表，果然五点过十分了。

最近晚上睡得早，九点左右就上床了。所以，每天早上一到五点准醒。不过，他没有马上起床。

近来总是感觉有尿，三番两次地起夜，随后回到床上接着睡。有的时候很快就能睡着，但有的时候总也睡不着，总是漫无边际地想心事。今天早上就是后一种情况。

威一郎再次将目光转向开始透亮的窗户。

紧挨着床边有个细长的床头柜，床头柜那边是一套桌椅——只比小学生用的稍大一点儿，还有一个小书架，这仅有六张榻榻米大的小屋已经被塞得满满的了。

威一郎开始在这个房间里睡觉，是搬到这个位于二子玉川边的公寓一年之后的事情。

买这套房子时，正值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4LDK<sup>1</sup>，要价五千五百万，在当时并不算便宜。不过考虑到这里属于世田谷区的范围，三十分钟就能到市中心，上班很方便，他觉得还算物有所值。

谁料想，后来楼市价格降下来了，到底还是买贵了，他挺后悔的，好在房贷已于三年前还清了。

总之，住了将近二十年，房子才变成自己的。由于周边都是幽静的住宅区，倒没有什么让他不满意的。威一郎在一流广告代理公司的营销部任职，工作非常繁忙，经常早出晚归的，回家也就只是睡睡觉。

刚搬来的时候，威一郎还和妻子洋子在里面的卧室睡觉。可是只过了一年，他就挪到这间屋子里来了。借口竟是自己经常深夜喝了酒回来，还要看电视，夜里又打鼾等等，怕影响妻子睡觉。

虽说这是威一郎单方面的理由，但妻子似乎也无异议，很爽快地同意了。

从那儿以后，由于他在这个房间里睡觉，内衣、袜子等放在哪儿都是自己决定，对此他已经习以为常了，只是早上睡醒之后感觉迷迷糊糊的，还是一时适应不了。

今天早上一醒来，他就赶紧看表，想要起床去上班，但马上又意识到现在已经哪儿都不用去了。

“还可以接着睡啊！”他告诉自己，于是又闭上了眼睛。

可怎么也睡不着了，他又睁开眼睛，对着开始放亮的窗户自言

---

1 4LDK 指客厅 (Living)、餐厅 (Dining)、厨房 (Kitchen)，4LDK 相当于四室两厅带厨房。

自语道：

“今天去哪儿呢？”

威一郎从广告代理大公司退休是在一年半以前。

确切地说，是去年二月十二日——他的生日，满六十岁的时候退休的。

退休一事完全是依照公司的规定，没什么不满的，或者应该说求之不得的。

当然了，在退休之际，威一郎也有着自己对退休生活的设想。

自从大学毕业至今，三十八年来，自己一直只知道埋头工作。其中自然有苦也有乐，但总归一句话，自己不知疲倦地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工作上。

所以，首先要好好休息休息。威一郎打算先充分休息个一年半载后，然后读一读一直没有时间读的书，或者去看看电影、戏剧等。

他还想重新拾起学生时代学的一点儿法语。由自己负责的与公司广告业务相关的出版物，也想抽空浏览一下。他还有围棋二段证书，还想报个班，再练一练，弄它个五段。另外，为了应酬而学会的高尔夫，以后也想好好地玩一玩。

此外，他还想找个女人谈恋爱。当然，以前他并非没有喜欢的女人，但多是风尘女子，跟她们谈情说爱，总也摆脱不了为公司工作的感觉，不够逍遥自在。退休以后，他觉得不必在意周围人的目光了，可以彻底地谈一场自由而纯粹的恋爱了。

他还打算抽时间去旅游。这二十年来自己就像个工作狂一样，从来没有悠闲地出去玩过。所以，应该去九州或北海道这样远一些

的地方尽情玩一下。

迄今为止，夫妇俩几乎没有一起出门旅游过，估计妻子听了他的计划后肯定会高兴的。

随便一想，就有这么一大堆想要做的事，仿佛多少时间都不够他用似的。

“好啊！从今往后，时间都由我自己支配了。”

面对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威一郎的心开始骚动了。

然而退休以后，现实与他原来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最出乎威一郎意料的是，每天早上起来后他无事可做。

他以前一直以为只能忙里偷闲地搞些自己的兴趣爱好之类的事。

因此，他认为退休以后也是如此，总会有些杂七杂八的事情要做，所以需要抽时间做那些以前自己没空做的事情。

谁知，真的退了休，从早上睁眼到晚上睡觉，全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安排的空闲时间，哪里还需要抽什么时间啊，因为此时所有的时间都是闲暇时间。

这种状况是威一郎始料未及的。

以前，他是一睁眼就立刻起床，然后刷牙、洗脸、刮胡子、梳理头发。起床后不用多久便已是西服革履，在客厅一边喝蔬菜汁，一边看报纸了。

他经常前一天晚上喝酒喝到深夜，第二天早上往往没有什么食欲。

等到他差不多看完报纸的时候，妻子会起床给他泡茶，夫妻之间的必要交谈基本都是在这个时间里进行的。

比如儿子哲也从家里搬出去，住进了公司宿舍的事，或者是女

儿美佳被日本桥那边的公司雇用的人事等等，他都是在这个时间从妻子那里听说的。

不过，大多数时间夫妻俩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站起来说一句“我走了”，妻子便把他送到玄关，这已成了一种习惯。

在门口，有时妻子会问他：“今天晚上回来得晚吗？”但后来由于他每天都回来得很晚，妻子大概是习惯了，也就不再问什么了。

就这样，他早上一心只想着去公司上班，没有闲工夫想其他的事情。

现在可就大不一样了。

由于不用上班了，也就不需要出门了，他可以一直睡到中午也没人管，整个人完全松懈了下来，可以随心所欲了。这正是因退休而获得的自由。

威一郎退休半年后发现，这种优游闲适的生活不但没有让他感到快乐，反而变成了一种痛苦。

因为不需要去公司，威一郎在家的时间自然就多了起来，有时候从早到晚都待在家里。这原本是很令他向往的，不过，和妻子在一起的时间也就相应多了起来。

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也是因此而起的。

到现在为止，威一郎一直以为自己在家的时间多了，妻子会高兴的。没退休的时候，自己作为丈夫在家里待的时间很少，从没有和妻子好好聊过天，好好吃过饭。现在退休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加亲密、更加和睦的。

可是，现实却朝着他预料的相反的方向发展。

说实话，一直以来，威一郎对妻子的生活完全不了解。他以为，专职主妇嘛，每天除了买东西或出去办事之外，基本上都会待在家里。

然而，在家里待的时间多起来后他才知道，妻子其实经常出门。威一郎早出晚归不在家，两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不再需要他们照顾了。所以，妻子白天会出去两三个小时，有时候五六个小时后才回来。

若是问她去哪儿了，她就说去遛狗啦，和朋友去购物啦，或者是去练瑜伽啦，去上几年前就开始的水彩画班啦，看电影、看戏等等，日程排得相当满。而且，每次出门都和朋友在外面吃饭。

“怎么又出去啊？”

威一郎忍不住会发句牢骚，妻子却不以为意地说一句：“出去一会儿就回来。”说完就走了。

“莫非她外面有人……”他不是没有这么想过，但是随即又否定了，都五十多岁的女人了，哪里还会招男人喜欢啊。

即便是这样，以前也就算了，现在丈夫退休了，几乎每天都在家里，妻子难道不应该尽量待在家里吗？

威一郎对妻子的表现越来越不满，终于忍不住发了几句牢骚。

“我该做的家务都做完了，出去又怎么了？”妻子反问道。

再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她也总是含含糊糊地回答：“大概五点钟左右吧。”

从早上十点出门，直到下午五点才回来，到底她在干什么呢？出去的时间也未免太长了吧。最要紧的是，自己的午饭和晚饭该怎么解决呢？可是他每次一问，妻子就说：“冰箱里有意大利面和沙拉，午饭用微波炉把面条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晚饭呢？”

“我回来以后再做。”

可是，等她五点才回来做的话，几点才能吃上呢？

“拜托你早点儿回来好不好。”

他不客气地说道。妻子便不耐烦地回应说：“好的，好的。”

这样的对话重复多次后，洋子忍无可忍似的对他说：

“我每次出门的时候，你都要问我‘去哪儿’‘什么时候回来’。别总这么问行不行啊？”

“可是，你出门，我总得知道你去哪儿呀。”

威一郎一反驳，旁边的女儿美佳便插嘴道：

“爸爸，多少给妈妈一点儿自由吧。”

“我也没有束缚她呀。她说要出门，我只是问问去哪儿，几点回来。”

“可妈妈觉得总是被爸爸这么质问，心里不舒服啊。”

“什么？”

威一郎不禁提高了嗓门。心想：真是岂有此理！这么说，我就该任凭妻子想几点回来就几点回来，不能过问，在家里干等着吗？

“你不要插嘴。”

他忍不住吼了一声，扭头回自己的房间生闷气去了。

不过，这件事也说明了退休后的自己在妻子和女儿眼里成了个多余的存在。

就算退了休，不再拿工资回家，她们也不至于这么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吧。真是岂有此理！

他憋着一肚子气，抱着胳膊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女儿轻手轻脚

地走了进来。

“爸爸，对不起！”

听女儿跟自己道歉，他抬头朝她看了看。女儿开导他说：

“其实妈妈也不容易啊。以前爸爸整天不在家，妈妈总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为了解闷，才培养了一些兴趣爱好。可是现在，爸爸突然不让妈妈去了，妈妈多可怜哪。”

听女儿的口气，仿佛妈妈这么喜欢外出，完全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与其不让妈妈出去，倒是爸爸应该多出去走走才好。这样一来，就不会对妈妈有意见了。”

出去走走，说得轻巧，问题是上哪儿去呢。威一郎陷入了沉思，女儿轻轻叹了一口气，道：

“妈妈最近好像有点儿神经过敏了。”

“神经过敏？”

“是啊。爸爸现在不是天天都在家里待着吗？而且每次妈妈出门的时候，爸爸都要问她去哪儿，什么时候回来，妈妈觉得像被人监视似的。”

倒退到二三十年前，每天早上威一郎去上班的时候，妻子也是这么问他的：

“今天晚上去哪儿？几点回来？”

威一郎每次都觉得很烦，回答起来也是含糊其词的。

可现在两个人的立场完全转变了，轮到 he 盘问起妻子来了。

“就算是为了妈妈，爸爸也不要老是闷在家里，出去走走比较好。”

年仅二十五岁的女儿用怜悯的眼神注视着 he。

威一郎迷迷糊糊地躺着，既没有睡着，也没有完全清醒，再次睁开眼睛时已经七点半了。躺在床上看完NHK等各个台的与政治相关的报道后，他下了床，思考着今天去哪儿。

现在起床，开始洗脸，吃完早点出门的话，是九点多。

这个时间段电车里比较空，中途经常都会有座位。

今天上午，威一郎初步考虑的去处是商场。商场这种地方，不管什么时候进去，也不会有人觉得奇怪的。

幸好涩谷有好几家大商场，从车站走不了几步，有家十点开门的商场。

刚开门时进去的顾客，会受到店员们的夹道欢迎。

明明知道这是商场的销售策略，他也不会觉得不快。

况且已经好久没有人向自己鞠躬了。

回想在公司里的时候，他已经习惯别人给自己鞠躬了。早上去公司，无论是走进公司大门，还是进电梯，不管走到哪儿，几乎所有人看见威一郎，都会停住脚步向他鞠躬。

那时候，他觉得别人给他鞠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现在当有人给自己鞠躬时，他反倒会觉得有些紧张与慌乱。

不过，别人给自己鞠躬毕竟不是一件让人觉得不舒服的事。

上午去的地方总算想好了，威一郎吃完了早餐的面包和沙拉，站了起来。

“我出去了。”

他没说到什么地方，妻子也没问他去哪儿，还是像以前那样送他到玄关。

“几点回来？”

“这个嘛，五点左右吧。你呢？”

“我今天去做瑜伽，傍晚去看哲也。”

看样子她已经打定主意去看住在川崎工厂附近的公司宿舍里的儿子了。

“那，晚饭呢？”

“我和哲也一起吃了再回来。你的晚饭我会给你做好的。”

想必又是吃冰箱里的东西吧。威一郎厌烦地问道：

“哲也怎么了？”

“也没怎么，我只是去帮他打扫打扫房间，那里实在太脏了。还有，他说想让我看看他新买的地毯。”

妻子惦记着唯一的儿子，大约半个月就会去看他一次。

威一郎也懒得再问什么，默默地走出了家门。

今天他穿着银灰色裤子和白色短袖衫，外面穿着一件驼色的外衣。正是盛夏时节，应该用不着穿外套，无奈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好像出门就离不开外套似的。他左肩背了个挎包，里面装着钱包、本子、笔和扇子。

由于最近会经常出门，他觉得还是买一张到涩谷的月票比较划算。若是买了以后，好像每天就必须得出一趟门似的，因而他又有点儿拿不定主意了。

他坐电梯下到一楼，走到公寓门口时，遇见了正在布置布告栏的管理人。

威一郎觉得这个男人和自己年纪差不多。不知他是怎么知道威一郎退休的，有一次，竟对威一郎说：“工作这么多年，您辛苦了。”

估计是妻子告诉他的吧。从那儿以后，管理人就经常跟他打招呼。

今天也问了句：“您出去吗？”

往外走当然是出去了，可威一郎自己却有点儿“疑心生暗鬼”，觉得自己出去瞎转悠已被对方看穿了，不禁忐忑起来。

他只是“啊……”了一声，并轻轻地点了点头，就走出了公寓，朝车站走去。

这一带离多摩川很近，走到堤坝附近，清澈的河水带来的凉风拂面而来，令人感觉十分舒服。

威一郎沿着车水马龙的马路朝与堤坝方向相反的车站走去，随后买了车票走进站台。

以前上班的时候，他站在这个站台上的时间比现在要提前两个小时。尽管电车里挤得满满的，根本没有什么可能坐下。不过，当自己站在挤得像沙丁鱼罐头般的车里去公司时，心情也会随之兴奋起来。

相比之下，今天一上车，靠边上的老年专座就空着一个位子，他虽然坐了下来，却感觉十分不自在。

能够坐下自然值得庆幸，可是他突然发觉自己老了，而且感到周围的人对此都已习以为常了，这就更使他不安了。

总之，到了这个时间，车里已经看不见在一线工作的上班族了，大多是自由职业者或学生，以及上了年纪的妇女。

如此说来，自己也加入到这些人的行列中来了吗？他看着车里的人，这么想着的工夫，车已经到了涩谷。

他下意识地想要站起来，抢先下车，忽然觉得不对劲，就对自己说：“你又没有地方可去，着什么急呀？”

于是，他又坐了片刻，才站起来下了车。

他混在比早高峰时人少得多的人流里，朝检票口走去，一边走